

京剧流派欣赏

秋文



查
1962

京·剧·流·派·欣·赏

秋 文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目 次

戏曲与美学 ······ ······ ······ ······ ······	1
論京剧流派 ······ ······ ······ ······ ······	8
继承京剧流派的一些問題 ······ ······ ······ ······	33
“偏愛”和“偏見” ······ ······ ······ ······	43
——談京剧流派的欣賞和評價	
中国传统戏曲舞台形象之美 ······ ······ ······	50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一些美学問題	
略談梅派艺术的特点 ······ ······ ······ ······	72
——兼談典型的美	
从余派談京剧演唱的“韵味” ······ ······ ······	78
談余派韵味的豪壯风格 ······ ······ ······	85
程派唱工韵味研究 ······ ······ ······ ······	91
言菊朋演唱艺术欣賞 ······ ······ ······ ······	106
从言派談表演艺术之雅俗 ······ ······ ······	114
麒派表演的特殊风格 ······ ······ ······ ······	121
——談表演艺术的真和美	

戏曲与美学

中国戏曲艺术比起西方戏剧艺术說来，历史虽然比較短，但是在艺术上却有极高的成就，无论从編剧到表演都积累了丰富的、可貴的經驗。就編剧來說，短短几百年中，在历史上我們出現了象王实甫、关汉卿、高文秀、白朴、馬致远、湯显祖、孔尚任、洪昇等一系列杰出的剧作家；就表演艺术來說，京剧只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却出現过程长庚、余三胜、譚鑫培、汪桂芬、余叔岩、楊小樓、王瑤卿、梅兰芳等一系列的表演艺术大师。在这样短的时期內，出現这許多对戏剧艺术极有影响的艺术天才，这在艺术史上是少見的。因此，我們可以认为，近代是我国京剧艺术突飞猛进的时代。

可是有一件很遺憾的事，就是我国近代的戏剧理論沒有能赶上戏剧艺术实践的发展，理論研究工作远远落后于舞台实际。就傳統戏曲方面來說，从理論上来总结、概括戏剧艺术本身的規律（包括編剧、表演等各个方面）的著作，寥寥可数。其中尤以表演艺术，更少理論上的研究。这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戏曲实践发展得太快，而理論研究則需要多方面的准备工作，所以有一个时期的脱节現象；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因为封建統治阶层的文人不重

視也沒有能力对戏曲艺术(特別是表演艺术)进行系統的研究，因为在他們看来，戏曲不过是消閑散心的事，而在封建社会，演員(包括剧作家)又都是些沒有地位的人，岂能登封建統治文人的“艺术宮殿”？历史上也有过一些有远見的戏剧家，曾經在理論上作过一些工作，如清代的大戏剧家李漁在他的《閑情偶寄》中就有一部分是关于戏曲編劇、表演的經驗總結。可是，也許主要就是因为李漁重視了表演艺术，并主張要从舞台艺术实践效果来对待編劇艺术，才被一班封建文人百般詆毀。

戏曲艺术的客觀发展，舞台艺术实践的发展的客觀趨勢，向戏剧理論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必須提高我国戏曲艺术的理論水平，把我国戏曲艺术的优美之处，从理論上加以闡发、評价。

在从理論上研究戏曲艺术这个工作中，必然地会涉及到戏曲艺术中一些特殊的美学問題，于是就出現了“戏剧美学”和“戏曲美学”。

美学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科学，虽然从古代希腊的一些大哲学家起，已經研究了很多美学問題，但“美学”这个概念，却一直要到十八世紀沃尔夫学派的鮑姆加登才提了出来，此后經過康德、黑格尔这样一些古典哲学家，才把它系統化了；然而美学对于艺术來說，从它未曾形成系統的科学起，就显示了它的巨大的意义。許多艺术問題，研究到它的最基础的理論时，沒有不直接涉及美学問題的。因此，要提高我国戏剧艺术的理論水平，要对我国戏曲艺术作理論的

总结，就必然要从美学角度来对戏曲艺术作一番研究；反过来，美学也离不开对具体艺术的研究，对具体艺术部门进行美学研究，也有助于美学本身的丰富和发展。

从美学角度来研究戏剧艺术在美学史上是有传统的。我們都知道，古代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詩学》，就主要是总结了古希腊戏剧艺术的实践，这本著作中的主要問題就是討論了悲剧和喜剧問題（可惜关于喜剧問題，保存得很少）；从此，“悲剧”、“喜剧”、“雄偉”、“滑稽”这些概念，就成为传统的美学范畴。显然，这些范畴是和戏剧艺术直接相联系的。到了十八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资产阶级哲学的最高峰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也以大量的篇幅討論了戏剧問題，黑格尔关于悲剧，关于历史剧等問題的見解，是很有影响的，而且有許多合理的部分。后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悲剧、喜剧、崇高、滑稽等戏剧美学問題，也作过許多重要的研究。他批判了黑格尔美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以现实主义精神探討了悲剧和喜剧問題，对戏剧美学有重大的貢献。

历史上許多美学家都很重視戏剧艺术的基本美学問題，甚至我們現在爭論的一些問題，历史上杰出的美学家已經涉及到了，象黑格尔論历史題材的处理問題，就涉及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問題，涉及到历史剧的創作态度問題；十八世纪德国杰出美学家萊辛和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对于戏剧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关系，也都有明确的看法；狄德罗还涉及到表演艺术的基本美学問題：演員和角色的关系

問題，演員的理智和感情問題。在狄德羅的表現理論中，的确存在着过分強調理性，忽視感情的傾向，而在这个問題上，萊辛的《汉堡剧評》，比狄德羅又进了一步，萊辛从感情与理智統一的觀点，論述了演員艺术，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見解。其他如黑格尔第一次系統論述戏剧冲突問題，應該說，在戏剧美学上，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由此可見，历史上的美学家，从来就是重視从美学上总结当时戏剧艺术的实践的，他們有些研究成果，現在还值得我們借鉴。

过去的美学体系中，不仅直接涉及戏剧艺术的部分，值得我們重視；即使他們一般的美学理論，有一些也对戏曲艺术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象黑格尔对象征、古典、浪漫三种艺术的分析，对于确定我国戏曲艺术的实质，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即使象康德的美学，他对趣味判断与理智、意志关系的区别，对于我们研究演員創造過程和观众欣賞的心理特点，也有不少启发。

中国戏剧美学，有自己特殊的問題，它主要研究戏曲美学，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戏曲艺术。中国戏曲艺术当然也遵循戏剧艺术的一般規律，但它也有自己的特殊的規律，不研究这些規律，就不能很好地認識戏曲艺术，明确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戏曲艺术是歌唱与舞蹈的綜合，这本来是一个极明显和极表面的現象，但在这个現象后面，却隱藏着戏曲和话剧的极深刻的理論上的区别。正是这种美学上的区别，我国

戏曲艺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特殊的艺术規律；形成戏曲艺术在內容和形式上的一系列的特点，戏曲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这些特点。当然，如果认为戏曲艺术只是音乐和舞蹈两种艺术的简单的拼凑，也显然是不正确的。戏曲艺术固然要遵循歌唱、舞蹈等一般的艺术規律，但又有自己的特殊的艺术規律。譬如歌唱，作为一种音乐艺术，主要是听覺艺术，其目的是引起听覺的美感，因此即使在西洋的歌剧中，对于歌唱者口形是不太注意的，它只要求发音准确悦耳；然而中国戏曲表演，就不仅要注意把字咬准，而且要注意口形的美观，这就是說，中国戏曲表演，即使在歌唱时，也不仅要注意听覺之美，还要注意視覺之美。

我国傳統戏曲表演艺术，在这方面是很有經驗的。京剧里的小生、青衣等行当是没有胡子的，因此他們都要注意口形的美观，他們絕不能象老生、花臉挂胡子的那种唱法。老生为了把字咬准，下顎口形左右晃动，同时，这又可以增加脸部表情的变化，可是青衣、小生就不能这样唱。应当把字排排队，看哪些字應該怎样念才既不倒字又不破坏面部的美。同时，这还要結合着每个演員的生理特点，如口形較大的遇到“发花”、“遙条”等辙的字就要特別注意，不要使嘴过分大了；嘴形太小的演員，就要注意口形的变化，不要让观众覺得演員的嘴老是不动。

看起来这些都是技术問題、形式問題，然而这些問題对艺术形象的美化是很重要的。注意形象之美，这从来是美

学家和艺术家非常注意的一个問題。萊辛在《拉奧孔》里曾經談到造型艺术的形象美的問題，他认为，在詩歌里的拉奧孔被蛇絞住时，可以描写他嚎啕大哭、呲牙裂嘴，但在雕塑里就不容許外形过分的丑①。萊辛这个观点有着深刻的意义。从这个观点来看，應該說，戏剧艺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舞台造型艺术，它不容許在舞台上出現过于丑恶的形象，在舞台上應該处处照顾到美的条件。这就是說，戏曲艺术，既服从听覺艺术的規律，又服从視覺艺术的規律，而且这两种規律的交互作用又会产生特殊的、新的規律。

戏曲美学的領域是非常广泛的，它可以涉及編劇、导演、表演、欣賞等各个方面的問題。編劇里的冲突、情节、性格、穿插、詞藻等，表演艺术里唱做念打的“气势”、“韵味”、“边式”以及表演艺术的各种不同的美的风格，演員与角色和观众这三者之間的关系，等等，在每个問題中又都包含着极丰富內容，象演唱艺术的“韵味”中涉及到声与情的統一、內容与形式的統一等問題。由此可見，戏曲美学是大可研究的。

研究戏曲美学，当然也不是沒有困难，譬如美学对象本身还有爭論，这自然就影响到戏曲美学的范围和对象問題，有些問題也很难截然划分界限。然而，并不能认为，必須等一般美学問題完全得到解决了，再来研究戏曲美学。分歧意見总是会有的，而对戏曲（以及各具体艺术部門）进行美

① 見《拉奧孔》，《世界文学》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号。

学研究，也会有助于一般美学問題的解决，美学这門科学需要从各个方面（包括美学史、心理学、哲学等）来研究，通过一个具体艺术部門（如戏曲）来研究美学問題，何以就不是一条路子呢？

因此，无论从戏曲艺术本身，或美学本身來說，都需要把戏曲研究和美学研究結合起来，把具体的藝術理論研究，和美学理論的研究結合起来。

論京剧流派

在我国戏曲艺术史上，京剧的流派繁多，丰富多采，是一个鮮明的特点。清代道光年間，在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的基础上，与湖北汉調相融合，并在吸取昆曲、梆子等古典剧种的表演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京剧，从而代替了曾經独霸剧坛、但当时已逐渐雕零的昆曲。此后，京剧的影响日益扩大，剧目、角色逐渐丰富，剧团組織也逐渐完备，京剧的表演艺术也就大大发展起来，于是在京剧发展史上出現了各种表演流派。

一 历史的回溯

京剧表演流派的发展过程，从各个行当看来，并不是很平衡的。有些行当的流派丰富一些，有些行当虽然也有不少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但并沒有形成众多的艺术流派；有些行当的流派形成、繁荣得早一些，有些行当則比較晚一点。我們知道，光有一个人是形成不了艺术流派的，艺术史上出現流派不是偶然的事，它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个艺术部門发展的客觀要求，承前启后，从而对該部門艺术发展有比

較深远的影响。因而应运而生的艺术流派，必然有許多继承者和追随者，从这些追随者中，又将出現一些具有独創性的艺术家，在艺术上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于是又会出现更新的流派，这样也就推进了艺术流派的发展，这似乎是艺术流派发展的一个客觀規律。

下面我們从流派比較丰富的老生、青衣、花旦和武生三个行当来看看京剧流派发展的大概綫索。

老生的表演流派

京剧艺术发展的最初阶段，以老生最为活跃，因此流派也最多、最丰富。作为京剧的奠基者，有所謂老三派，即程长庚、余三胜、張二奎。他們在表演艺术上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程长庚近于徽調，余三胜近于汉調，这是因为最初京剧是由徽調、汉調发展而来，这种倾向在所不免。到了譚鑫培，则在把程(长庚)派和余(三胜)派結合起来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如王九齡、卢台子等)，成为京剧一代宗匠，被看成是京剧历史上最有权威的人物。

譚鑫培在京剧流派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表演艺术上是一位勤学苦练、全面发展的艺术天才。譚鑫培的基本功夫非常实在，他不但精于老生，而且能演老旦、武生、小生等行当。在老生行当中，他更是相当全面的艺术家，唱、做、念无一沒有独到之处，因此譚派的影响非常深远，当时固然风靡一时，曾有“有书皆作譚(山东王譚)，无調不学譚”之說，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譚派的影响也最深，声势也最为壮大。

但是，就是在譚鑫培同时的京剧舞台上，也不是譚派一花独放。和譚鑫培同时的，尚有汪桂芬和孙菊仙两大派，合称后三派。

應該指出，汪桂芬在京剧史上應該給予足够的評價。他是程长庚的琴师，模仿程腔可以乱真，但他不以模仿为满足，他結合自己的体会和条件，进一步发展了程的艺术。如果說，譚鑫培主要是結合了程、余二派而侧重于余，那末汪桂芬則可以说主要是結合了程、張(二奎)二派而以程派为主。程长庚为京剧創始之音，朴实无华，高亢激厉，張二奎的嗓音高亢，不以花巧取胜，而汪桂芬的唱腔更是大气磅礴，渾厚剛勁，他的《文昭关》，至今仍有應該吸取的地方，而在当时也應該說是在譚鑫培之上。

后三派的孙(菊仙)派在京剧史上也很重要，他的风格直追張二奎，和汪派也比较接近，但尤注重气势，不大讲究咬字行腔，孙派的用气，有很多足以借鉴的地方。在风格上說，孙派比汪派更粗獷一些，程长庚曾說过孙菊仙的嗓子不如譚鑫培的甜潤，恐怕就是因为孙派不大讲究含蓄的缘故。

京剧艺术史上，在老生行当中，我們不能忘掉賈洪林的名字，他虽然沒有象后三派那样形成一个旗帜鮮明、大家公认的独立的派別，但无论就他本人的艺术修养來說或者就以后的影响來說，賈洪林都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賈洪林与譚鑫培同时，学于譚，嗓音失潤，但仍被当时剧評家贊为“有韵味”；賈的做工，在譚鑫培之上，尤擅衰派老生戏，这也是当时剧評家所公认的。我們之所以重視他

在京剧老生流派上的地位，原因正在于此。可以说，贾洪林是唱做念都有相当成就的艺术家，他在嗓音失润的条件下，尚能与谭鑫培抗衡，可见功力之深。后来许多有成就的演员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他的影响，如高庆奎、雷喜福、马连良、张春彦等，而我们从马派艺术中，特别是在做工方面，能看出贾洪林的影响，这是很明显的事。

在京剧的老生行当中，刘鸿昇（或作“声”）也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以京剧业余爱好者曾入花脸常二庄门下，与谭鑫培配《李陵碑》的杨七郎受到谭的称赞。刘鸿昇最初曾以“上海第一花面”著名，他的花面嗓音清刚有力（曾灌唱片），与金秀山相比，又别具风格。跛腿后，改为老生。

刘鸿昇有一条公认的好嗓子，当时曾被誉为“虎音”（不是指胸腔共鸣那种“虎音”），改演老生后，初宗谭，后研习汪桂芬。刘的嗓音虽好，但在演唱艺术上缺乏含蓄，有刚无柔，嗓音有高无低，所以被批评为缺乏神韵。

此后，京剧老生艺术的发展，以谭派最为兴盛，有许多出自谭鑫培之门但又在某个方面或某种程度上超出了谭鑫培的有成就的演员，也都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立的派别。早一点的有余叔岩、言菊朋，后一点的有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被誉为“四大须生”。

在京剧史上，余叔岩的影响很大，特别在咬字、行腔、用气方面，有其特殊的风格。京剧咬字，从谭鑫培起，湖广音和中州韵的关系就逐渐定型了，余叔岩因祖父余三胜（近汉调）的关系，更侧重于湖广音，形成一种独具风格的韵味。他

在音韵方面特別下工夫，极注意“字正腔圆”，而嗓音也柔中有剛，虽非“五音俱全”，但音色很美，甜而有味。余的唱腔并不太花，虽注意咬字而比較分別輕重、首尾，咬字、行腔、用气比較含蓄，这是和言菊朋不相同的地方。

言菊朋在京剧史上也是独創一格，有些戏（如《让徐州》、《臥龙吊孝》等）演来頗能傳神；但腔較花，咬字太死，形式主义傾向比較明显。

从譚鑫培这个系統下来的，还有就是所謂“四大須生”：馬、譚、楊、奚，他們或直接继承譚鑫培的艺术加以創造发展，或受余叔岩、言菊朋等人的影响，但都有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如馬連良之瀟洒华丽，譚富英之朴实清脆，楊寶森之悲涼醇厚，奚嘯伯之严谨工整，都各有一定的特点。

但不能认为，京剧自譚鑫培后就只有譚派这个系統了，因为事实上孙菊仙、特別是汪桂芬都有傳人，虽不象譚派那样人数占优势，但一点也不能低估他們在京剧史上的作用。例如，京剧改革家汪笑儂就是接近于汪派，“他的特点是腔調蒼老遒勁，最适于慷慨悲歌。”① 汪派傳人还有王凤卿等，孙派傳人有时慧宝等，以及后来的刘（鴻昇）派傳人也有高庆奎等人。

与上述各主要流派都有相当关系而在京剧史上有极大貢獻的是周信芳。周信芳以頑強的毅力，不顾当时保守势力的反对，在京剧艺术上作出了許多大胆的革新。周信芳早

① 周信芳：《忆汪笑儂》，見《周信芳戏剧散論》第102頁。

年虽也宗过譚，十分欽佩譚鑫培的艺术，但他的表演风格和譚鑫培是很不同的。一般來說，周信芳的表演特点是激爽豪放，最适合于表演忠义之士。

从譚鑫培开始，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大致可以分成两大派別，一是以譚鑫培为首的婉約(优美)派，一是以汪桂芬为首的豪放(壮美)派。当然，这只是就表演风格所作的大概的分別，因为譚派陣營中也有能演豪放的剧目的，汪派陣營中也有能演优美的剧目的，而這两大派別中，如前所說的，有成就的演員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自成一家，互相区别。

青衣、花旦的表演流派

京剧旦角表演流派的繁荣，比老生要晚一些，当然，后来流派的繁荣，是和前輩艺术家的功績分不开的。京剧旦角以青衣为正工，原来青衣和花旦这两种行当在早期分工是很严格的，演青衣的不演花旦，演花旦的不演青衣，这种慣例直到余紫云、王瑤卿、梅兰芳以后才打破。

京剧旦角表演艺术，从胡喜祿、梅巧玲到王瑤卿經過了一个积累經驗的历史时期，旦角流派的繁荣是王瑤卿以后的事情。

在王瑤卿以前，著名的旦角演員也很不少，清同治、光緒年間，有所謂“同光十三絕”①，其中旦角演員有梅巧玲、余紫云、时小福、朱蓮芬四人。梅巧玲是梅兰芳的祖父，工花旦；余紫云和时小福、花旦田桂凤同时，而余紫云青衣兼演花旦，兼有时小福之典雅和田桂凤的流利，在京剧旦角表

演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随着旦角表演艺术的发展，京剧史上出现了陈德霖和王瑶卿两位表演艺术家。陈德霖嗓音清脆坚实，吐字做工典雅稳重，造诣极高，以后的旦角演员大都受过他的影响。王瑶卿是陈德霖的弟子，但他在旦角表演艺术的创造上，却超过了陈德霖。

王瑶卿初工青衣，兼有余紫云、陈德霖之长，嗓音清脆圆润，后改为花旦，做工及念白都有独到的功夫。京剧青衣，从来不注重做工和道白，只讲唱工，余紫云虽兼演花旦，但并未把这两种表演方法结合起来，而王瑶卿则用花旦丰富了青衣的做、念，用青衣丰富了花旦的唱，应该说，王瑶卿是比较全面的、唱做念俱佳的旦角演员。

陈德霖、王瑶卿为京剧旦角表演的繁荣准备了条件，王瑶卿直接促进了京剧旦角的极盛时期，出现了“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和尚小云，他们都或多或少受过

-
- ① 因清末画家沈蓉圃绘过一幅《同光十三绝象》而得名。在这幅画上，画了清同治、光绪间有代表性的京剧演员十三人扮演的各人最擅长剧目中的戏曲人物，即：郝蓝田《行路训子》中的康氏、张胜奎《一捧雪》中的莫成、梅巧玲《雁门关》中的萧太后、刘赶三《探亲家》中的乡下奶奶、余紫云《彩楼配》中的王宝钏、程长庚《群英会》中的鲁肃、徐小香《群英会》中的周瑜、时小福《桑园会》中的罗敷、杨鸣玉《思忠诚》中的閔天亮、卢胜奎《战北原》中的诸葛亮、朱莲芬《琴挑》中的陈妙常、谭鑫培《恶虎村》中的黄天霸、杨月楼《探母》中的杨延辉。